

蟬菴論著全集
(上)

● 昌彼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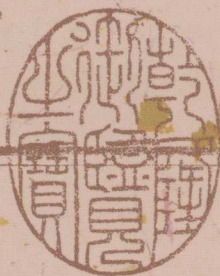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宋版集部

楚辭

一函
四冊



周屈平撰附宋玉景差賈誼莊忌劉安擬騷諸
篇共八卷宋朱子集注目錄後載朱子序前有
宋羅荷向文龍二序江羅山水圖屈平朱子二
像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朱子以王逸洪興祖注
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
為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辯

1471912

蟬菴論著全集



昌彼得著



淮陰師範圖書館 14719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AROC 全國圖書館學會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蟬菴論著全集 / 昌彼得著. —— 初版. —— 臺北市：故宮，民 98.08
冊； 公分

ISBN 978-957-562-558-0 (上冊：精裝)

ISBN 978-957-562-559-7 (下冊：精裝)

ISBN 978-957-562-560-3 (全套：精裝)

1. 目錄 2. 版本學 3. 書史 4. 題跋 5. 文集

010.7

98011920

蟬菴論著全集 (上冊)

發行人—周功鑫

主編—馮明珠

執行編輯—藍文欽

文字撰述—昌彼得

出版者—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電話：02-28812021~4

傳真：02-28821440

網址：<http://www.npm.gov.tw>

印刷設計—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處—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電話：02-28821230轉2248、2264

傳真：02-28838929

劃撥帳戶：1961234~9

電子信箱：order-dept@npm.gov.tw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001台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電話：02-23312475

傳真：02-23700899

網址：<http://www.lac.org.tw>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001台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電話：02-23312475

傳真：02-23700899

網址：<http://www.lac.org.tw>

定價：1200元 (一套二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57-562-558-0

GPN 1009801768

《蟬菴論著全集》序

文化的成果有賴長期經營與累積。國立故宮博物館自民國五十四年於外雙溪重新開館至今已有四十四年之久。在此期間造就不少文化專才，可謂台灣的一項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為讓這項文化資產得以保存，功鑫於去年（民97年）520回任故宮，即著手蒐集本院前輩同仁的手稿與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昌先生的大作《蟬菴論著全集》即是此項計畫的系列出版中的首冊。這本全集是昌先生窮其一生心血的大作，也是國、內外版本、目錄學界難得的鉅著。從收錄的文章中，可一窺昌先生數十年來於學術領域的深耕與成就。

昌先生於民國五十七年到國立故宮博物院任職，當時先生同時身兼中央圖書館工作；兩年後方專任故宮圖書文獻處處長。以他深厚的版本目錄素養，在中央圖書館與故宮文獻處任內，推動了一些對日後學術界影響甚大的計畫。舉其瑩瑩大者：

- 一、編製工具書目：《臺灣公藏族譜書目》、《臺灣公藏宋元本聯合書目》、《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四庫全書文集編目分類索引·學術文之部》等多部重要書目，迄今仍為學界視為重要工具書。
- 二、主編叢書：在昌先生的主持下，共出版了《明代藝術家文集彙刊》、《明代藝術家文集彙刊續集》、《元人珍本文集彙刊》、《歷代畫家詩文集》。
- 三、景印古籍出版：刊印《善本叢書》，精選出版故宮二十多種宋元版古書；另推動出版院藏清宮檔案，如《宮中檔奏摺》、《起居注冊》。

凡在昌先生主持推動下，所出版的各類型工具書目，至今仍為學術界的重要參考書。昌先生在央圖與故宮的任內，以典藏為職責，但仍奮力精進，以學界方便為念，積極推動各項出版計畫，讓我不禁想到金·元好問《論詩》謂：「鴛鴦繡出從教看，『且』把金針度與人」。祇是功鑫這裏將「莫」改成「且」，以推崇昌先生對於學界無私的奉獻與提携後進的熱誠。

昌先生追求數十年的學術生涯，同時也以本身所學，傳授年輕學子，為國、內外培育出不少知名目錄版本學專家。師生情誼甚深，迄今仍常有往來，這也說明昌先生愛才的個性。

昌先生是功鑫的老長官，在功鑫任展覽組長時，凡遇著工作上的困難，先生總是悉心指導。昌先生當時是負責督導展覽組業務的副院長，他是位尊重專業，愛惜後輩的好長官。在同仁心目中，昌先生是位謙和且平易近人的長者。今值《蟬菴論著全集》付梓之際，特為之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 謹識

緣 起

台大碩士班畢業已有二十多，畢業後和昌老師的見面，多半緣於韓國同學曹炯鎮教授來臺探望老師，或老師生日。每次見面，老師都會暢談善本書的版本掌故，及目前收藏在故宮這批善本書從大陸運送來台的種種波折。老師就像一部中國版本目錄暨文獻史，多年來，曹炯鎮、藍文欽和我一直希望幫老師製作紀念影片或口述歷史，但因老師反對，且身體狀況不佳，而希望漸渺。沒想到在去年年初的探望後，老師心情大好，竟然欣然同意我們進行口述歷史，並出版著作全集。這本蟬菴論著全集的出版，最需要感謝的人是重情重義，幾乎每年來台探望老師的曹炯鎮教授，以及實際上進行口述歷史，費盡心力整理文稿的藍文欽教授。

昌老師除服務於國家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外，也在圖書資訊學系所作育英才無數，堪稱一代目錄版本宗師。看到這本書的目次，讓我更加敬佩昌老師在版本文獻上的才學。全書內容囊括中國目錄學、版本學、圖書史及對個別珍善本的論著，範圍既深又廣，當代無人能出其右。藍文欽教授在整理老師口述錄音時，本欲找工讀生協助，但學生一來不解昌老師的鄉音，二來不具版本目錄學知識，而紛紛打退堂鼓。我們常感嘆大家都在追求新科技，版本目錄學後繼無人，因此這本全集的出版，更別具意義。

昌老師半生服務於故宮博物院，故宮早有準備要幫昌老師出版全集，因緣際會，最後這本書由故宮博物院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同出版，大家不分彼此，出錢出力，真情難得，僅以此文感謝所有付出的人。

陳昭玲 謹識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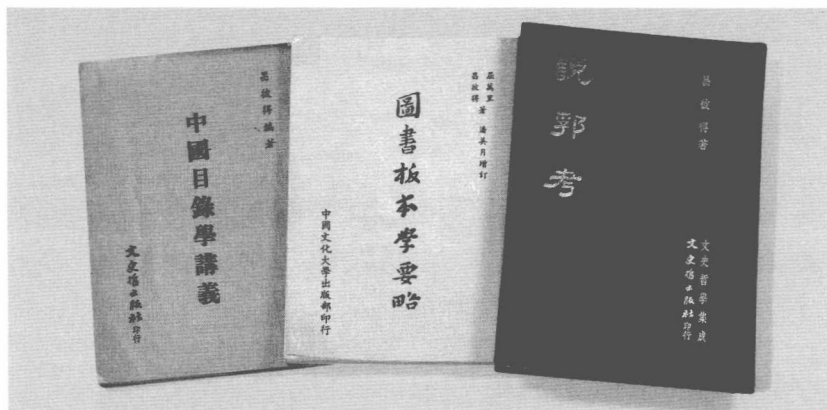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二日

蟬菴論著全集 自序

昌彼得

民國三十四年夏，我自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承系主任張致遠師的推荐，到國立中央圖書館參加史籍考的修纂工作，深慶學能致用。斯時正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全城沉浸在歡喜悅之中，鞭炮慶祝之聲到處可聞。未久，南京、上海相繼光復，中央政府規畫復員，但以交通工具不足，進度緩慢。次年五月，我獲配車位，走西北公路，經陝西、河南、湖北三省而到南京。這時中圖接收敵偽政府的書籍已多，加上抗戰期間在敵後搜購的善本古籍也陸續運回，書籍堆積如山，亟待整理編目。而在重慶的史籍考編纂小組已解散，人員分調各單位，我被改派到特藏組從事善本舊籍的考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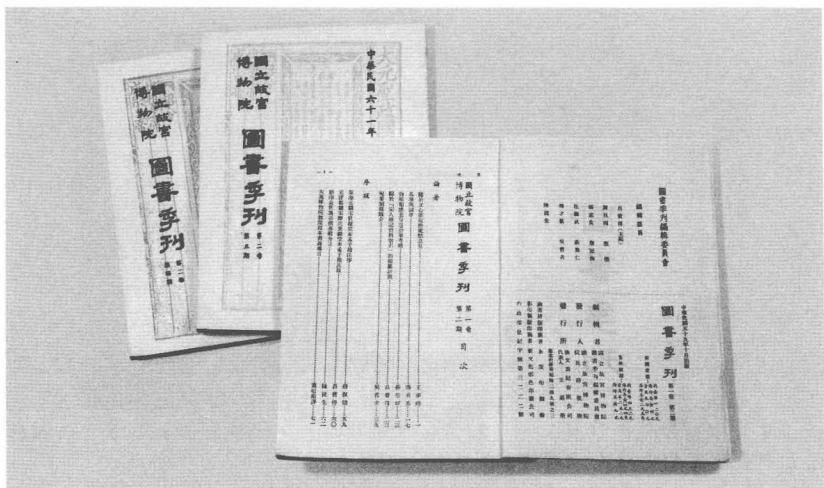
特藏組是中圖在戰後的一個分支單位，位於北城頤和路口，主任是屈萬里先生，專門典藏善本古籍。建築是接收偽監察院長陳群的私人藏書樓「澤存書庫」，樓凡三層，相當寬敞，除典藏整理外，也對外開放閱覽。我因從未學過版本目錄，對新工作感到陌生，曾萌轉業之念，幸賴賀昌群師極力開導，才打消辭意。既決定留下來，一切都要從頭學習。組中有兩位老先生，等於是我的啟蒙老師。一位尹老炎武，號石公，他是西南聯大的退休教授，博學多識，精於流略之學，於歷代目錄演變如數家珍。另一位葉老仲經，曾在南京夫子廟的舊書店工作多年，對於書林的掌故，談來引人入勝。他也是造假的能手，曾替他的老闆偽造過許多假宋元版。在這兩位老先生的啟迪薰陶之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勤查各類參考書籍，很快也就登堂入室，成為鑑定的好手。到三十七年底，藏書已整理考編得差不多了，這兩年多，經過我手考編的，大概有一千多種，有此經驗，奠定了我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基礎。



此三書《中國目錄學講義》、《圖書板本學要略》、《說郭考》為筆者任職於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期間之撰著。

三十七年尾，前線戰事不利，共軍節節南進，南京震動，最高當局為策安全，密令南京所貯的文物疏運台灣。我奉派押運中圖第二批善本書四百箱，隨同故宮、中博文物，於三十八年元月六日運達基隆，隨即運存台中糖廠倉庫。教育部設置中央文物聯管理處，將兩院一館的人員併入。隨後聯管處在霧峰鄉北溝村山麓建造了三座庫房，將原借存台中糖庫的文物移入。四十三年，中圖在台北復館，承奉派為特藏組主任，書庫仍在北溝，我繼續負典守之責。一直到五十五年北遷為止，這十二年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時段。每天上班開箱吹晾圖書，就此機會，將當年未經我手考編的書，全部閱覽一過。原來不敢接觸的佛教典籍，因編印書目的需要，也細心的看過，漸漸地了解它的分類指向。這期間我為中圖出版了《善本書目》、《宋本圖錄》、《金元本圖錄》，主編《台灣公藏書目》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首倡以文集治史。我自己也撰成了《說郭考》、《中國目錄學講義》、《圖書板本學要略》三書，及〈明藩刻書考〉、〈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陶宗儀生年考〉與〈陶宗儀年譜〉等論文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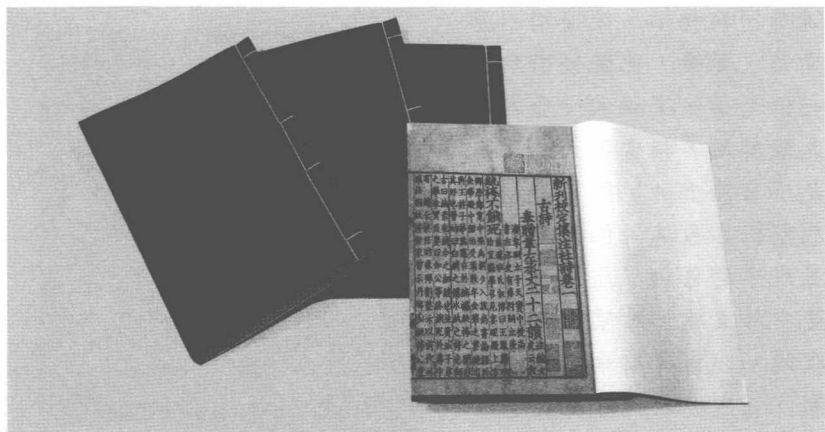
五十七年，故宮修訂組織規程，增設圖書文獻處，蔣院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季刊》自民國五十九年創刊，由筆者擔任主編，以提倡文史哲及版本目錄之研究為宗旨。

要我擔任首任處長，但我中圖的職務辭不掉，暫時兩邊兼任。兩年後，包遵彭館長辭世，我才轉到故宮專任。故宮運到台灣的清宮檔案多達四十萬件，圖書也有十多萬冊，如何使這些資料讓世人知曉而來利用研究，是我的首要任務。第一是設立圖書館，對外開放閱覽，其次是撰文介紹。故宮遷台北之初，出版了一份季刊，因本院缺乏經費，由器物處商請台灣水泥公司贊助出版，因篇幅不多，能刊載圖書文獻的論文甚少。為了發展圖書文獻，我商得文海書局出資創辦兩份季刊。

當年台北流行一句話說：「你想害某人，就勸他辦雜誌。」是說辦雜誌一定是賠本的，但我希望這兩份季刊能永久長存，就儘量使其減少支出。印刷費不能省，能省的只有稿費，所以我把這兩份季刊中撥出一部分篇幅來刊載珍本圖書及清宮檔案。軍機檔中有不少關於台灣史的資料，如黃教檔，我整理出來並加釋文逐期刊登。發行一年以後，營收仍無太大起色，我提取宮中檔中的一批袁世凱奏摺，交文海影印為八冊，希望這批近代史料的發行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宋寶慶元年（1225）廣東漕司刊本，係海內孤本，乃沈仲濤先生捐贈故宮之研易樓善本藏書。

能暢銷，以彌補兩份季刊的虧損。我不花故宮一文經費而出版了兩份季刊，早已遭人所嫉妒。而今又把宮中檔案交人出版，自然予人口實而密報管理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雲五先生，說我獲有好處而「圖利他人」。趁我赴日本參加會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法，奉王主委之命，將兩份季刊及袁世凱奏摺全部收回，由院發行。經查文海交出的支出帳冊並未有我支領任何費用的記錄，雖然無損我的清白，但這兩份刊物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返抵國門，處中同事告訴我此事。但既已收回就無容申訴了，只有啞子吃黃蓮，苦在心裡。院中既缺經費，這兩份季刊，不久就相繼停刊了，這才是密告者的真正目的。出版這兩份短命的雜誌，是我一生中的最痛，猶如太史公之被下蠶室。經過這次教訓，我深知替公家辦事，不是只憑賣力苦幹就可辦好的。

八十二年，我應法蘭西學院之邀，到巴黎該院公開講演「明代版畫的發展」。結束後，我順便飛英倫參觀劍橋、倫敦兩大學，並拜訪李約瑟教授與他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室。留居倫敦期間，我駐英代表簡又新先生邀我餐敘，互道往事。他任交通部長時，因高速公路十八標的發包，被人檢舉「圖利他人」而去職，與我可

說是同病相憐，談後均不勝唏噓。餐後，他帶我去參觀一位老華僑家藏的一座木雕九龍屏風，相當高大。雖不是清宮流出的，因為清宮九龍壁仍在原處，但必定是親王府中的舊物。簡代表以為是中華文物，希望故宮能予收購。我因有前車之鑒，不願作肯定，只說可把這意思帶到。回國後，即向院長報告，心波院長召集器物、書畫兩處高級同仁會商，認為非清宮流出之物而否決了。

在我私下認為，故宮展覽大廳空蕩，進門一覽無餘，倘

若有此屏風阻隔內外，可以增加壯觀。至於說是否清宮流出的，故宮歷年收購的文物，又有幾件是清室古物？為避免「圖利他人」的口實，我也不願深說了。

在故宮任職，有痛苦，當然也有喜悅，我認為有三件值得我快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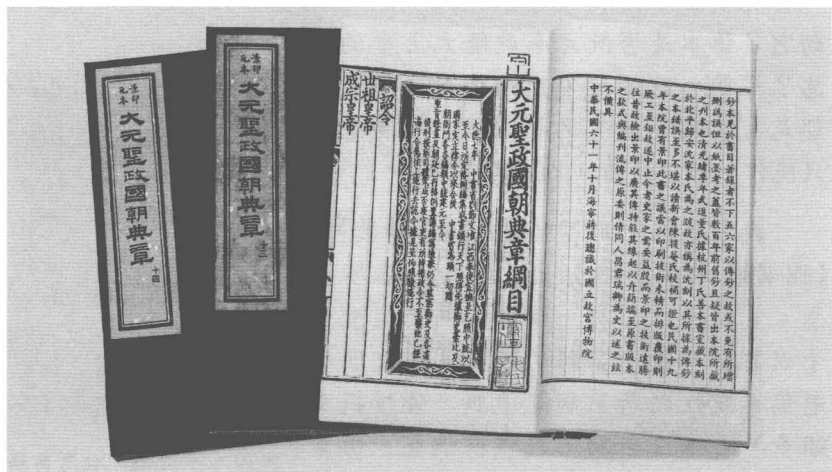
第一件，是接收沈氏研易樓的贈書。我感到喜悅的，並不是為故宮獲得了價值億萬的珍本，而是能從蠹魚口中搶救了這批古籍。關於接收這批書，我過去談過很多，早為世人所熟知，也就毋庸再贅筆了。

第二件得意的事，是影印元版《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出版。我在故宮主持影印的宋元版很多，何以獨對此書感到喜悅？說來有一段鮮為人知的秘辛。元代典制文書，如《經世大典》、《風憲宏綱》、《大元通制》都已經失傳了，《元史·刑法志》又語焉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民國六十九年沈仲濤先生捐贈本院藏書圖錄

詳，所以益發顯得此書的重要性。但傳世的都是輾轉傳抄本，即偶有刻本都是錯誤滿紙，不堪卒讀。陳援庵教授窮數年之力予以校補，但也不便於閱覽。十四年故宮成立後，清點藏品，發現了這部元版，海內外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都希望把它影印出版。但此本屬元建安書坊雕版，竹紙印成，經歷六百年，紙色變成深黃，與文字接近，照相製版，根本無法清晰，經數次試驗失敗，只得放棄。六十年代複印機上市，先是以藥紙複印，繼而進步到白紙複印。故宮購置新型優美複印機，我取來試印此書，結果與照相同。失望之餘，我突然腦際靈光一閃，急叫人將剛報廢的初型Apecco 複印機從倉庫中取出試印。因我突然悟出了此藥紙複印的特性，是先顯黑色，再現紙色，如果速度調整恰當，應該可以濾去紙色，而印出清晰的畫面。經過幾次試驗後，果然成功。於是趕緊將此書複印一份，以防藥紙缺貨，而後送印刷廠製版，仿原式線裝印三百部。此典藏本售價較高，再應學界的要求，又縮印普及本三百部，使其廣為流傳，未幾即銷售一空。我使此書死中變活，怎不令我歡欣欲狂？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為記載元代典章制度之著述，院藏此帙為存世最早的原刊本。此為筆者任職故宮期間所主持影印的複製書。



《故宮七十星霜》為筆者主持編撰，係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七十週年的院史圖錄。

第三件我感到得意的事，是無意中為四庫學開闢了一塊新園地。四庫的研究是近代的顯學，多少人投下心力來研究它纂修的緣起、徵書、禁燬、存目及續修等。商務影印文淵閣本《四庫》，並將它前置的武英殿本《總目》影印單行。張總連生兄要我撰文介紹，我感到為難，無從下筆。但既已受命，只有找資料、翻實錄、查檔案、作校勘。《四庫總目》是總纂官紀曉

嵐一手纂成的，二百年來無異辭。但經我的查考，發現通行的杭州本、廣東本，並不是翻刻武英殿本，而是經過另外纂修的，這一發現頗值得玩味。欽定的書如果不經過皇帝的同意，誰敢去改動它？傳本是否阮元奉乾隆太上皇的旨意？權傾一時的紀曉嵐如何會失寵？這都是有待後進研究的新課題，我的能力只能作一個墾荒者，而無暇耕耘。

我早年編印的《中國目錄學講義》、《圖書板本學要略》出於急就，並不滿意，常想予以修訂，在處長任內我繼續予以訂補。復因業務的需要、或友朋的邀稿、或性之所至胡亂塗鴉，陸續撰文頗多。七十三年初，我職務調整，由業務主管調故宮副院長，時正值第三期擴建，行政大樓完成之際，庶務龐雜，相對



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筆者所撰《增訂蟬菴羣書題識》。

地寫文章的機會就減少了，但每年選印一部宋元版，撰寫跋文一篇仍未放棄。八十四年，適逢故宮建院七十週年，院長要我寫一本故宮播遷發展的歷史，我勉力草成《故宮七十星霜》。脫稿後深感年事已高，腦力不濟，決定就此封筆。八十六年，商務創業百週年，連生兄向我徵文，我無以應，勉將多年所寫題跋之文集為一冊，以《增訂蟬菴羣書題識》為題，請其出版，聊申祝賀之意。此後身體日衰，病魔相繼侵襲，先是腦部中風，突然扑地。繼而心臟擴大，呼吸迫促。再是胃腸發炎，食慾不振。均賴家人緊急送醫，始轉危為安。

九十三年，血糖突然飆高，經醫截趾療治，傷處久不收口，兩目一度失明，臥床近兩年，才逐漸恢復。由臥而坐，而能站立，再而持杖繞室行走。

去年七月，我遷家淡水鄉下，此地環境幽靜，景色怡人，門庭冷落，適宜安養。時或穿越馬路而至江邊，觀潮汐的漲落，憑欄眺望，遠山近水，盡收眼底。但見白帆片片，乘風破浪，穿梭江上，美景如畫，能不心曠神怡？門前且有林蔭小徑，夾道樹枝葉蔽天，鄰近老人經常遊憩其間，互相寒暄，閒話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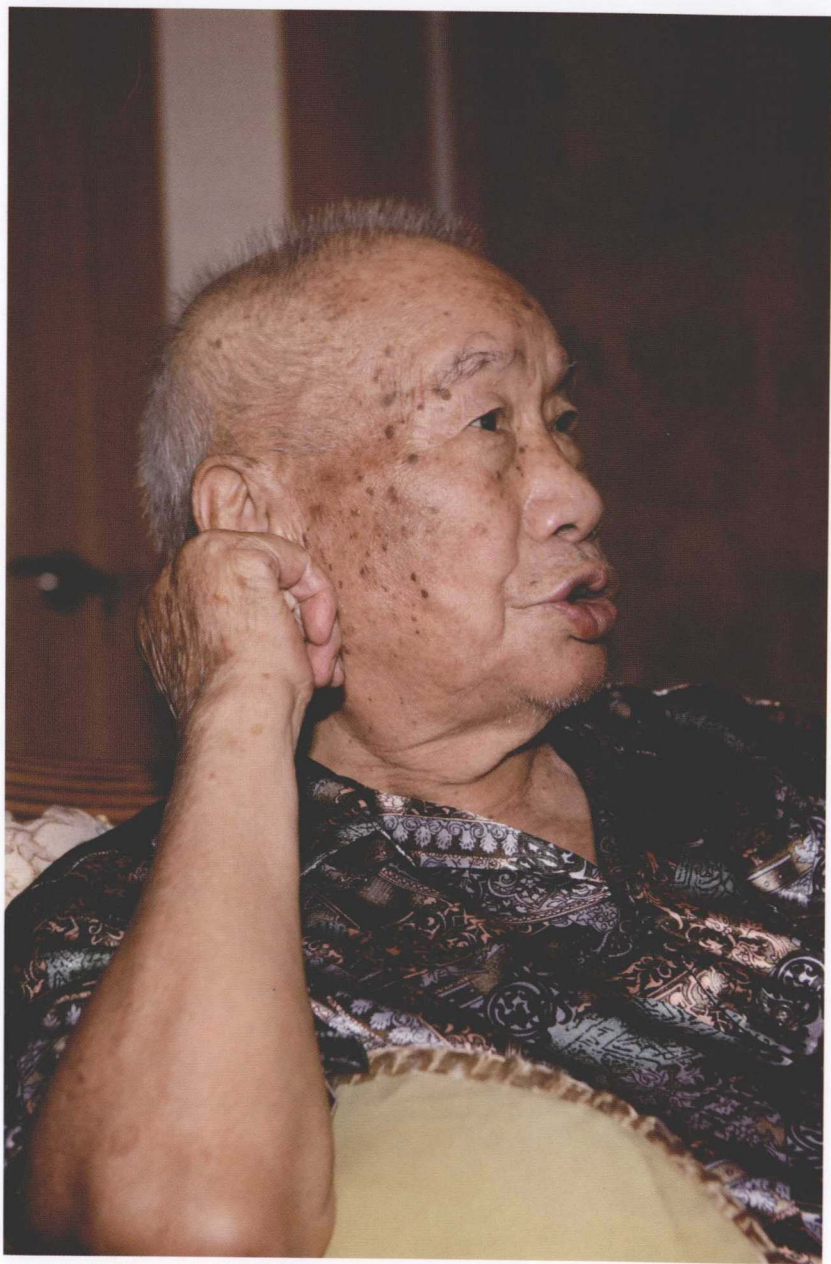
諸家外籍護理因而集聚，得以家鄉語言聊天嘻戲，雖不懂其所云，但看到她們興高采烈的神情，其樂也融融了。我的印尼護理娃娣，照料細心，飲食醫藥，能遵醫囑，致我的精神體力日增，乃思整理我一生的著作。唯我的藏書，退休前已陸續贈人，所餘無幾，存稿亦多散失，論文刊載處所篇名，亦不能記憶，既不能自行搜輯，不得不求助於人。初有淡江大學中研所研究生釋堅融為我採集，後由故宮舊同事劉美玲、任曉如兩位小姐搜采齊備。我檢閱資料，已出版的專書十餘種、論文百來篇，其中我所編的〈蔣慰堂先生年表〉與〈事略〉，雖不及中研院近史所已出版之蔣先生訪談錄詳明，或仍有參考價值，故予以保留，另加上我手頭所藏多年，應邀海外講演未刊稿二篇，不論精麤短長，一概闡入，亦古人敝帚自珍之意。爰區為五類：一曰目錄學論叢，

二曰版本學論叢，三曰中國書史雜譚，四曰羣書題識，五曰雜文輯存，總一百三十餘篇。一生寫作，大抵具於是，可窺我研究的方向。編次既定，謹述其經緯始末，並對凡幫助我的人，敬致誠摯的謝意。我已多年不曾作文章，提筆有如千鈞之重，加以年老昏聩，信手寫來，語無倫次，尚乞讀者諸君曲諒則幸，是為序。

凡 旬 翁 昌 彼 得 瑞 卿

宗陶老人昌彼得瑞卿謹識於淡水小築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昌公攝於淡水寓所，並於自序文末署名「九旬翁昌彼得」。